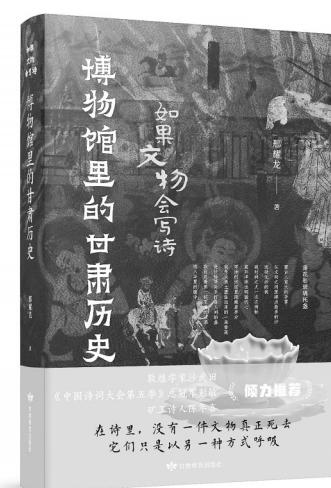




用诗意图语言讲述文物故事

□ 董宏强



“如果文物会写诗”丛书是甘肃教育出版社与历史学者、诗人邢耀龙共同策划、精心打造的一套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如果文物会写诗:博物馆里的甘肃历史》是丛书第一部。本书以60件文物为切入点,按照文物时间顺序排列,作者赋予文物以历史的温度和丰富的情感,用诗歌与散文交织的方式,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讲述经历。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当我们赋予文物情感与声音,历史便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年表,而是变成了一部充满温度的史诗。

作者告诉我们,甘肃历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史诗——彩陶文化、青铜文明、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每件文物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我们从中认识到,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式的光荣之路,而是梦想与幻灭、辉煌与创伤交织的复杂过程。

书中对铜奔马的书写尤为精彩。这件东汉青铜器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汉代冶铸工艺的巅峰”。在邢耀龙的笔下,铜奔马竟然超越了这些头衔:“青铜熔化/那是奔腾的汗血……/我携着汉家天子的梦/在丝绸之路上奔走/也在时间里凝结。”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文物外形的描摹,而是直接进入铜马的“内心世界”,让它“讲述”自己见证过的历史瞬间。这种拟人化的处理不是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一种历史认知方式的转换——当我们不再将文物视为“物”,而是视为历史亲历者时,我们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天空,感受历史变迁。

作者对彩陶的书写令人耳目一新。考古学家关注的是陶器的形制、纹饰、分期,而他看到的却是名为彩陶的“我”,“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失语者/得到的则是更漫长的生命……”这种诗性解读提醒我们,这些陶器不仅是考古学文化的标志物,更是远古人类情感与宇宙观的载体。当一件彩陶从“马家窑文化类型Ⅲ式”变成陶罐里装着五千年前的星空,每一道波纹都是先民对河流的思念时,当我们明白“陶器和人类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时,历史突然变得可触可感。

书中对佛教造像的阐释展现了作者深厚学术功底。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佛教艺术的地域特色。在他笔下,天梯山石窟的佛像,“被设计成一个容器,用来承载/河西走廊的性格/东西方涌来的思想……”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佛教艺术辗转经丝绸之路传到了河西走廊,才有了莫高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

那是船头缆绳写下的史书……等待有人能从纵横交错里/读出我的喜怒忧患悲恐惊。”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木简上的字迹被风沙模糊,就像母亲的眼睛看不清儿子的归期,诚如作者所言:“汉简带我们走进的是一个微观的丝绸之路。”这些诗句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文明交流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历史变革不是教科书上的大事件,而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选择。

作者的写作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他笔下的文物不是孤立的物品,而是与甘肃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黄河、祁连山、河西走廊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参与历史塑造的重要角色。这种空间视角的引入,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中“时间压倒空间”的倾向,让读者感受到甘肃历史的立体性。当诗人写到“高原、西域、草原、中原/这是他们捡拾的拼图/历史仿佛是乐师手中的曲/承载华夏族的土地,终于被雕刻成一块方碑”时,我们突然理解了甘肃的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地理肌理之中。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

种新的历史书写范式。作者用诗人的敏感捕捉文物中凝固的情感瞬间,用历史学者的严谨确保想象的边界,用甘肃本土文人的情怀连接古今。这种跨界写作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更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神秘之门。当合上这本书时,那些曾经在博物馆中匆匆掠过的文物,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它们不仅是展柜里的展品,更是等待与我们对话的历史见证者。

本书启示我们,真正的历史理解不仅需要科学的考古研究,还需要诗性的想象力。只有当我们学会用心灵去观看文物时,那些陶罐上的纹饰才会流动,铜马的眼睛才会转动,塑像的微笑才会变得生动。历史不是已经完结的过去,而是等待被重新讲述的永恒当下。正如书中所言:“历史上的那些古人经历过的诸多选择,都将成为我们作选择时的参考答案。当你面对当下手足无措,不妨回头看看,历史总会给你一个回应。”

《如果文物会写诗:博物馆里的甘肃历史》,邢耀龙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以上文物均系甘肃省博物馆藏



书评

诗颂河西走廊

□ 许 钟

汪泉的家乡有一条河,叫古浪河,古名松峡水,上游龙沟河,源于毛毛山北坡,汇张家河、黄羊川河、柳条河,后建十八里堡水库和曹家湖水库。峡长水急,溪流潺潺。

“古浪河”,便是他思想源泉的“引子”,让河西走廊诗传以史诗的体量横空出世。而沧海横流、群峰隆起,二十章的宏大架构里,祁连雪水沿着他书写的文字奔流而下,将西部千万年的风烟与烽烟冲刷成一张清晰的地质剖面。

在“步天之山”的献词之后,作者汪泉以地质运动开篇。当他把祁连山脉描述为“凝固的海浪”,将河西走廊比作“潜藏于海底的高原”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叙事,更是一种神话般的抒情。这种将地理人格化的笔法贯穿全书——党河是敦煌的脉管,疏勒河是瓜沙二州之母,悬泉带着贰师将军的英魂——山水,或在等待某个人、悬泉就在等待贰师将军李广利、沙州城东一百三十里,又名挖密泉,吊吊水/石崖腹中,其泉旁出,细流/贰师将军伐大宛,回至此山/众渴难止,将军以章抚山/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三军开怀畅饮。故曰悬泉/若人多则水多,人少则水少/群人大饮,水即猛下/通人之性,济人之危/仁泉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千佛洞·莫高窟:中西光芒的交汇地”与“甘州:来自大槐树下的泉水”的“并置”。这种将本土性与开放性融合的视角,在作者早期作品中已现端倪,《枯湖》里上海青年与西部村庄的碰撞,此刻升华为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

作者还用整章书写移民史,其中文字透露出隐秘的思绪——他要让古浪的黄土里长出荷马史诗般的叙事。这种视野在“西去的列车上”达到高潮。“逃荒之路”与“光风霁月新”的意境,道出了作家始终如一的信念:所有苦难终将结晶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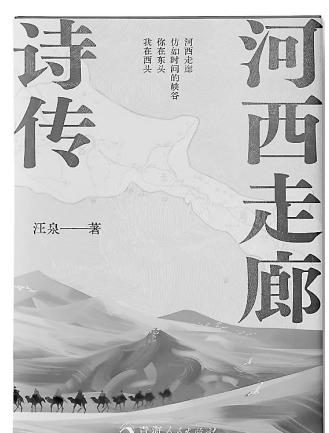
合上这本厚重的诗传,祁连雪峰的轮廓在字里行间渐渐清晰。实际上,从《沙尘暴中深呼吸》《西徙鸟》《枯湖》到

《河西走廊诗传》,汪泉完成了从乡土叙事到文明史诗的飞跃。当他在“献词”中写下“步天之山”时,或许早已预见:在真正的作家笔下,地理即天命,历史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沙尘暴,而文学,是沙暴后依然倔强生长的骆驼刺。

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既是对河西走廊文化的礼赞,也是对所有“枯湖”命运的哀矜,始终保持着对苦难的诚实与对美的虔诚。

我相信,在祁连山撑起的苍穹之下,这本诗传终将成为另一座精神山脉,让所有在沙尘暴中深呼吸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海拔,而“未来的答案就在现实的河流中”。“一块绿洲,一声鸟鸣/一株雪莲,一个人间”——新的时代,长城虽在远方,但“飞船已从古老的瀚海深处起飞”。

《河西走廊诗传》,汪泉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效率为王

卫 哲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极简的效率心法。作者详细阐述了效率提升的九大心法,包括个人效率、组织效率、运营效率、资产效率、战略效率、技术效率、创新效率、出海效率以及成长效率等,帮助企业找到在存量时代的生存之道。

唐代墓志作为“久埋地下,当时人所作的石刻文献”,是研究中古社会的一手资料。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家族世系资料散失。吴炯炯新著《新刊唐代墓志所见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以下简称“吴著”)通过搜集和分析新刊布的唐代墓志,对唐代家族世系进行考订,并补充和修订《唐史考全编》等唐代文史工具书,从而推动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进程。

该书结论部分回顾与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的刊布与研究利用情况,正文分为上、中、下三编。上、中编分别利用新刊唐代墓志对中古家族世系、唐代刺史进行订补。下编则是对《韦孝奢墓志》和唐代宰相于惟谦家族世系的个案研究。

上编《新刊唐代墓志所见家族世系考订》利用新刊墓志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进行补订。《新表》系统梳理了唐代近三百年间98姓宰相的家族世系,涵盖裴氏、陈氏、常氏等家族的血脉传承与官职迁转。清代学者曾对其进行校勘,现代学者亦对其进行订补。吴著上编充分利用新刊墓志,分析其中蕴含的家族世系信息,对《新表》中的唐代高门大族的世系进行了详细考订,补充和修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提高了家族世系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中编《新编唐代碑志所见唐代刺史考补》对郁贤皓《唐史考全编》进行补订。《唐史考全编》结合新出土墓志、敦煌文书、方志碑刻等材料,系统梳理了唐代各州(郡)刺史的任职情况,填补了唐代职官制度研究的重要空白。其体例之严谨、考据之缜密,展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现代视野,堪称唐代职官研究领域的经典范本。

吴著对郁著的唐史考编年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如考辨出李元昌贞观五年任西州刺史,贞观八年即转任梁州刺史,贞观十年又加梁州都督,至贞观十七年迁为陇州刺史。吴著通过对墓志材料条分缕析地研究,补充丰富了唐代地方行政史资料,对于了解古代地方政府的设置、职能、运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下编《新刊唐代墓志专题研究二题》首篇针对《韦孝奢墓志》展开校勘与考释,修正了录文中28处文字衍夺、句读舛误等,并通过官职、地理沿革的考证,揭示其在隋唐之际的官职变迁及家族迁徙过程。次篇破解正史失载之谜,厘清于惟谦兄弟排行及子嗣脉络,梳理其家族谱系与迁徙脉络,考证官职升迁路径。

总体来看,吴炯炯新著《新刊唐代墓志所见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特色有三。

一、体例严谨,规范先行。该书上、中篇在继承原文献体例与特点

□ 伏文东 张 晓

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墓志文献的独特属性,开篇先立“凡例”,确保了全书体例的统一性和考据的严谨性,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可信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二、考据精深,学风笃实。作者继承古代金石学“贞石证史”之精髓,秉承“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学实证传统,展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底。对于文献记载龃龉且无法弥合之处,吴著不强作解释,多以“存疑”“不知何故”等确切交代,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品格。

三、集腋成裘,系统整合。该书系统整合2012年前刊布的唐代墓志研究成果,对《新表》《唐史考全编》进行系统的查漏补缺,是对新刊唐代墓志有关《新表》《唐史考全编》相关信息的综合提取和凝练,更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把握相关文献资料。

综合来看,《新刊唐代墓志所见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是近年来出版的较为重要的兼具考订深度与工具效用的唐代文史研究专著。其延续前辈学者的考据学传统,严谨细致地考订基础文献,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性质的专著。此种基础工具书性质的专著出版,既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推进,亦是对历史学本质——求真与致用双重使命的生动诠释。

《新刊唐代墓志所见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吴炯炯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甘版
图书

人生路上的印痕

□ 杨建仁

打开傅保珠的随笔集《印痕》,一股恬静质朴的气息拂面而来。这是一本个人成长的回忆录,但其编写体例、章节设置、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明显有别于其他自传体的传统模式。作者撷取重要的生活片段,以高度凝练的细腻笔触,诠释着一句至理名言:苦难是走向成功的铺路石。

20世纪40年代,傅保珠出生在陕西蒲城一个农家,贫困的生活和淳朴的家风,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十余岁时父母分别离世,少年傅保珠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亲戚乡邻的帮助下,他坚持读到高中,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走上工作岗位。阅读《印痕》,给我们更多的人生启示:苦难是塑造人们坚强性格的必由之路,是激励人们踔厉奋发的不竭动力。

苦难使亲情弥足珍贵。父母早逝,给傅保珠留下无尽的遗憾和彻骨的思念。因家庭贫穷,父母遗留下的几间土坯房久失修,屋顶漏水。他明白,老家是游子的精神原乡,老家在,人生就有归处。于是,他花费心思对老宅多次整修,并在书中写道:“老宅尚在,心方可安。住在老宅里,瞰着老物件,经过时光磨砺的痕迹,印入我生命的肌理。”

苦难使友情亲密无间。傅保珠读高中时,一位女同学得知他的困难处境后,每周都会将带到学校自己吃的烧馍,悄悄放入他的课桌,三年时间从未间断,这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和感恩之心。有位

大学同学,曾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傅保珠许多帮助,当这位同学在北京患病住院时,他多次前去探望、陪护。在其弥留之际,傅保珠携带鲜花、樱桃,连夜从兰州乘飞机赶赴北京,当他将剥皮的樱桃喂到同学嘴边时,同学微微舔了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傅保珠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友情颂歌。

苦难使乡情醇厚绵长。傅保珠虽然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爱家乡的蓝天白云、春花秋实,更爱家乡的油坊、豆腐坊和造型独特的邦邦馍。故乡已成为刻在他躯体上的胎记,也成为他精神扎根的地方。书中有一段文字写道:“故土难离,家乡情深。故乡啊故乡,我亲爱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你惦记在心头,走过万水千山,我深情的目光始终在回望故乡的方向!”

傅保珠工作期间撰写的调研报告《家乡形势报告会好》一文,被《人民日报》加短评予以发表。傅保珠曾兼任《读者》杂志编委会主任一职,这本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给他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挑战。为此,傅保珠的心里是喜悦的、充实的、满足的、欣慰的。

纵览傅保珠的随笔集《印痕》,仿佛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那些烟尘往事……人的一生,无论遇到多少苦难,都会在短暂的旅途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印痕》,傅保珠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